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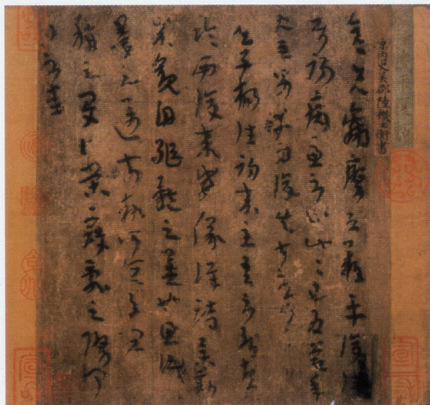
张伯驹的“传奇”与“奇传”

●张凌云（企划总监）

雅昌人“眼福”不浅，继去年公司承印《溥心畲书画集》后，今年又制作印刷了《张伯驹潘素捐献作品选》。两位民国初期叱咤书画界和收藏界的风云人物，先后在雅昌人手中印书成册。张伯驹先生是近世无人可望其项背的第一大收藏家，他不仅惜将以巨资购藏，用心血甚至生命保护下来的国家级文物捐献给国家。在印制《张伯驹潘素捐献收藏书画集》画册中，我们可以先睹为快地欣赏到晋代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唐代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、唐代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宋代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、宋代蔡襄的《自书诗》、宋代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、宋代赵佶的《雪江归棹图》、元代赵孟兆页《草书千字文帖》、明代唐寅的《王蜀宫妓图》、明代文徵明的《三友图》等艺术珍品的神韵。

张伯驹，原名张家祺，字丛碧，河南项城人，生于光绪24年正月22日（1898年2月12日），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。毕业后，先后任安武军营处提调、陕西督军公署参议，盐业银行常务董事、经理。自幼熟读经史，喜爱诗文，才华横溢，与张学良、袁寒云（袁世凯次子）、溥侗（溥仪族弟，红豆馆主）并称民国初期“四大公子”。他的一生跨越了光绪、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，经历了封建王朝、军阀割据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和平建设、阶级斗争、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。他出身行武，与国民党上层要员结交甚广，却对政界军界之邀坚辞不就。除收藏外，一生喜好弄文舞墨，当过大学

教授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精。解放后，曾任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、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、北京书法研究社副主席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、又是名噪一时的京剧名票，担任过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，后因被错划成右派，境况窘迫，曾一度被迫退职下乡插队，后落实政策，重回北京。他与潘素女士的婚姻从“才子佳人”到患难夫妻、从家蓄巨藏、荣华富贵



张伯驹耗尽家资历尽千辛万苦珍藏，最后无偿捐献给国家的晋陆机《平复帖》

到千金散尽、生计无着，其人生起伏坎坷、曲折传奇可想而知。

近阅林政等著《大收藏家》一书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4年）用文学语言“添油加醋”地描绘了张伯驹先生的传奇的一生（《电视文学》92年第四期也发表了描写张伯驹夫妇的电视文学剧本。据悉，已经拍成的“大收藏家”电视连续剧已在北方一些城市的电视台播出）。书中多处重要情节与有关当事人的描述出入较大，使张伯驹先生的生平越传越奇，现摘录其中片段，奇文共赏，疑义相析：

一、据《大收藏家》描述，张伯驹走上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缘起，是因为在民国五年（那年，张伯驹才18岁），张作霖

到北京赠送给伯驹先生一幅宋代蔡襄写的《自书诗》后，才开始走上了收藏家的道路。

而据朱家晋在“从旧藏蔡襄《自书诗》卷谈起”一文（原载《书法丛刊》1992年第4期）中回忆，该帖是由作者的父亲朱翼庵先生从“品古斋”郑掌柜手中以五千元购得，并在朱家收藏了二十多年。翼庵先生去世后，抗战爆发，家晋先生辗转重庆，因操办祖母丧事急需用钱，遂经“惠古斋”柳春农手以3.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伯驹。朱家晋先生的文章至少澄清了下列事实：

1、张伯驹收藏的蔡襄《自书诗》并非张作霖所赠。

2、张伯驹收藏该帖的年代也非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而应在1938年之后。

3、另据伯驹先生的女婿楼宇栋在画集的“张伯驹小传”中写道：“（张伯驹）自三十岁起，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”，而购藏《自书诗》时，张伯驹已四十开外了。因此该帖也不会是伯驹先生的最早收藏品。

二、《大收藏家》记叙溥心畲因急需现金给母亲治丧，而径直登门张府以四万元现洋出让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，伯驹得此墨宝后，将其与别的字画藏品一起共装五个大箱，运到河南项城老家，埋于地下。但事实却非如此，据张伯驹在《春游琐谈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“陆士衡平复帖”（陆机，字士衡）一文中记载，他最初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见到此帖，当时为溥心畲所有。1936年他鉴于溥氏所藏的唐韩幹的《照夜白图》流出海外后，《平复

（转下页）